

鄉縣志卷第十三

公署志

官所居曰公署別於私家也數仞之堂非奉天子命來守茲土者不得而居之則朝廷建置之意其義已隆臨民者公而忘私晝考夕省不以敲撲喧囂犯其慮不以牒訴倥傯裝其懷則訟鈺空而案牘清堂上鳴琴絃歌響應矣其他廨宇或廢或興統繫於官並載于後

縣治在城西北隅始於隋復置於唐廢於宋後復置之

元至元三十七年知縣劉理重修元季兵燬

明洪武元年縣丞王克敬重修

舊志正廳三間前有抱厦穿堂三間退思堂三間退廳五間
廳三間堂右官庫三間堂左儀仗庫三間架閣庫堂左近貯軍

器東西司房各七間誠石亭一座儀門三間大門三間土地祠三間在二門內獄神廟在獄內二門外西吏廨前旌善申明二亭在縣門外東西知縣宅在正廳後吏廨在主簿宅前

按河南通志云明洪武三年建衛輝府志則云隋唐時建明洪武元年縣丞王克敬重建俱與舊志異

天順六年知縣楊清弘治八年知縣王統俱重修

十八年知縣儲珊復修之於縣治前剏宣化坊改建土地祠於大門外東譙樓舊逼縣治至是移置於大門外爲屋三楹下爲正門康熙續志衙神祠舊在二門內知縣儲珊改建大門東

按衙神祠卽土地祠

隆慶四年知縣張範重修

萬歷三年知縣王開建虛受軒三間於土地祠前迎賓今圯

二十年知縣盧大謨建儀仗庫於土地祠右今已圯改誠石亭爲坊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知縣周毓麟於正宅左廂建幕室顏曰思永堂

三十四年知縣李登瀛建息訟勸善二亭於縣治西

息訟亭碑記登瀛筮仕新邑歷載有三每逢朔望宣讀上諭至第三條卽曰和鄉黨以息爭訟至十二條又曰息誣告以全善良不禁悚然太息以爲我皇上愛養元元周詳愷摯而於尚德緩刑之意諄諄三致詞焉此誠不難登斯民於雍睦而進風俗於醇良迨至視事之頃猶有紛紛投訴匍匐公庭若有不能自己者則又退而自思惶然自責夫朝廷德意至渥而有司奉行不力未能輯事寧人使我民互相爭詰豈非上負 皇仁下

媿職守歟雖然民猶子也吏卽德薄不足感動愚頑然諭之以禮讓曉之以禍患抑豈有終於難化者爰於縣治右叔立一亭顏曰息訟所以宣上德而使民無訟之意也而或者曰訟之不能無也曰昔然矣况朝廷設官分職固將使枉者直之抑者伸之俾良善有所憑依而頑梗有所畏懼憲典威權不攬之自上歟予應之曰刑罰所以輔德教之不逮也如使訟而可息則公庭可以羅雀桁楊可以卧草俾我民家室安全同里無猜不亦善乎不然儼然有父母斯民之責而不能輯事寧人猶有是紛紛者匍匐於公庭則吏斯土者有餘罪矣

三十五年復修縣治增置譙樓門楣

登瀛自爲記余蒞新五載年穀時登居民樂業旣取邑廢墜者力爲振舉矣獨縣治自故明隆慶迄今百數十年傾圯不修官

舍草穢吏卒露居坊亭載邑乘者僅存遺址是豈堂皇出政之所宜哉遍訪耆老僉曰此社民責夫民力有幾而以此疲之非仁人心也且經手里胥費一言十費十言百其不至剜肉以應者幾何爰捐俸鳩工庀材計日告竣乃爲文以序之非特誌事且自箴也傳載子產語子太叔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是言也非今古所奉爲法戒乎然詩詠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謂豈以強教弟以悅安夫強教悅安正不同於猛之謂卽周公有言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與子曰寬則得衆初無一言及於猛也況士君子秉樂易之心推學道之素立本朝則佐天子施惠愷煦萬物於春和登斯民於衽席職方面大則闔屬蒙休小亦一方被賜士大夫皆吾同氣比肩也賢明有德吾師長朋友也編戶齊氓吾子弟也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人吾家人之

困悴可憐者也方撫恤之不暇何武健之爲高操切之是尚哉
或曰昔武侯治蜀政尚嚴峻法正曾以爲言斯又何說余曰劉
璋闇弱綱紀廢弛賄賂聚於雄豪金紫盛於輿隸孔明裁以法
限以爵乃所謂賞罰有章耳不可云猛竊意子產爲政當日亦
必如此故夫子稱之曰其養民惠其使民義惠固無論已義如
朱子所謂都鄙上下封洫廬井之類以是而謂之猛可乎且夫
治民有法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漢史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三代以降如龔遂治渤海張
綱理揚州又何嘗專用刑殺乎鄭國多盜其原亦必有故而以
多殺爲止盜之方母乃踈乎若然則子產爲政不事姑息則有
之必不以猛爲訓也史氏失辭遂以千古遺愛受不韙之名而
後世操切之徒縱恣睢之性以遺毒於後世而究亦刑禍隨之

吁其可哀也已余故亟爲之辨斯堂旣成遂銘之石并以見此
方士民古樸猛亦無所施也 又鄘署逢春詩淡淡東風桃李
香十分春色到河陽困人偏是逢花信解悶還應入醉鄉作客
三年琴劍在寄書千里水雲長杜鵑枝上催歸切桑柘休令小
圃荒

五十六年知縣陳璋重修

乾隆三年知縣時正建坊於照壁東西匾曰四民景附百里風宣
今俱廢

十一年知縣趙開元重修誠石坊構小室於思永堂之東堂名退
食

開元自爲記余令新鄉七年於茲矣旣喜邑士民之馴而易治
而邑士民亦安余之拙也爰構小堂於內署左爲燕息地顏曰

退食蓋取羔羊之義焉夫以文王之聰明睿智百倍於衆人然且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而南國大夫獨得以委蛇自公之餘謂其辨給敏捷勝於文王耶則天下不宜有過於聖人之才謂西伯獨精勤而南國獨晏安耶則不得謂之被文王之化也意者視民如傷旣以治岐諸政淡王室如燬之災而成咸和之治則當時大夫得所觀感而奮興亦必念切民依夙夜匪懈輔其君以經畫於廟堂而布置於江漢汝墳之間然則文王之雍雍在宮未嘗不委蛇而南國大夫在公之時亦未始遑食也但非公爾忘私則雖終食可以少息而身家之念累其中將有不勝其遽迫勞瘁者安能從容自得如此哉余念新鄉古衛地爲紂故都沐浴康叔武公之德化而舊染汚俗咸與維新其遺澤之長宜可以久而勿替然至春秋時而衛風已不逮古則自

隋唐以迄於今千有餘年其間安危治亂美惡之變反覆相尋
蓋亦屢矣夫豈民情之靡常撫綏之術教化之方有至有不至
斯亦守土者之責也余自下車以來凡民生之休戚風俗之淳
漓未嘗一日去諸其懷必勉盡其所以培養變化之道而又河
渠之濬築駐防官署貯樂神庫之建造學校書院城樓橋梁祠
廟之增脩層累狎至幾於日昃不遑食矣迨建是堂自以爲可
少憩息已而兼篆殷州且復委檄交馳東西奔逐日不暇給所
謂退食堂者曾不得而以居之又未始不啞然自笑也夫時事
有日生之勢而在官無息肩之候竭誠盡慎日邁月征猶懼不
克免素餐之誚敢曰吾將棲遲偃仰於此堂哉然而妻子之計
利害得失之數不入敬爾在公之胸則亦庶幾其可以委蛇自
得也

縣丞衙在正廳東建置無考 國朝康熙五十五年縣丞吳牲重修

照壁一座大門一間廳事三楹左右吏舍五間廳事之後二堂三楹西書室三楹宅中室三座凡九間草房二座凡六間主簿衙在正廳西明隆慶間裁主簿萬歷間改為吏廨今廢典史衙在正廳東縣丞宅前 國朝雍正元年典史朱茂成修乾隆五年典史韓嘉正增修

照壁一座大門一間廳事三楹左右書辦房五間廳事之後二堂三楹東西書室五楹宅中室五座凡十四間

嘉正自為記公署逆旅也縣尉過客也然郭有道宿邸舍必灑掃而後去之明暫寓之不苟亦必有自盡之道况居官者君命托之民生托之百度之脩舉托之苟見為可以已則雖事關天

下之大百年而仍其故見爲不可已也隨所處而旦暮可以更
新物無久而不廢之理適當其廢者任與之責前人不能作而
待後人後人不能作而復待後人是待之無已時也新鄉之有
尉署久矣余之來適當其廢蓋衙本敝陋而已未之春前尉旣
去巷無居人夏季霖雨不止所侵輒頽迨冬月余至而所謂敝
陋者已不可復識矣廳事僅存亦瀕危殆夫無署何以布政無
政何以治民僦屋而居亦苟道耳豈長理乎故於庚申四月勉
力葺其舊而增其新廳事以臨民也廳前兩廡爲房者五以居
吏也後爲內堂經畫政事與士民燕見皆於是乎在左右書屋
以居任事之人最後爲居室及庖廩圍共十四間於是廢者
興矣今之攸躋攸寧卽昔之蔓草荒墟也今之有覺其楹卽昔
之欹斜欲傾也今之墁光可鑑卽昔之雲補破壁月射床頭也

天下事寧必有常哉在人而已余一命之微祿入有限又下車未久顧汲汲於是豈以圖一己之安亦勉思古賢者灑掃邸舍之義自盡其道與民更始不敢以暫寓之過客而有怠也居於是而小心勤政庶有以勸縣大夫之德化無負 聖天子設官之本意云爾

唐刺史岑參題王釜廳壁詩云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祿米賞不足俸錢供與人城頭蘇門樹陌上黎陽塵不是舊相識聲同心自親

新中驛舊在八柳渡明永樂十三年驛丞樂文燦改建東關弘治十七年驛丞萬榮修葺以傾圯嘉靖十六年知縣梁承福重建萬曆二十二年知縣盧大謨修建前後大廳房各五間 國朝順治二年裁驛丞歸併縣管知縣李春藻移置舊馬廐地康熙三十年

知縣閻毅移置城西北隈卽今馬廐

按舊馬廐在縣治西隙地弘治十七年知縣儲珊建喂養各社見年走遞馬匹今名上號卽其地今之馬廐爲梁鼎德地計四十一畝一分二釐四毫每歲代完賦糧以爲租值

衛郡丞晉城斐騫記新中驛勑自驛丞樂文燦重修於訓科趙瑁弘治十七年驛丞萬榮增修今三十餘年墻垣傾圯瓦飛木蠹過客之館於此者寧無憂乎而有司之因循者往往引嫌憚改漫不爲意或不得已則負偃植取土磚糊紙塗泥苟且一時一經風剝雨擊濫不支矣戊戌春余承乏佐郡點視驛傳以責之丞焦檜丞請於邑令梁承福承福曰福責也請於郡守王君念覺自給舍陞任惠政上請於司院無弗允者總計邑庫無碍銀得百三十餘兩令主簿王傳僉主之財不費而工尅期比予

再至則已輪奐鮮美前後一新矣過客之復館者莫不駭嘆今
昔之異梁令以記請予謂予有先令也予嘗觀鄭子產如晉壞
其館垣而納車馬深罪晉不能經營文公崇大諸侯之館士文
伯往復詞命曲折脩至晉終爲築館高閭閥而厚墻垣無貽過
客憂者豈非通邑之先務乎是事也王太守公之政梁令尹之
力主簿王仲僖實督工焉予何與也乃爲記之太守名聘癸未
進士利津人

遞運所舊在八柳渡明永樂 年大使顧顯改建東關廂弘治八
年知縣王統隆慶六年知縣于應昌俱重修今廢

通志云新鄉遞運所在城東

邑人梁問孟重修遞運所記新鄉縣舊有遞運所建在東關與
新中驛左右相望蓋自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八方通道奉

琛稱貢罔不由斯應付諸務咸取具焉是上以奉將國事而下
以無憂客使實典之不容缺者舊有廳宇年歲漸深傾盡嘉靖
隆慶間官茲所者往往賃民房居之而馳驅王事奉以周旋者
亦僑宿無定在焉嗚呼敝亦極矣隆慶辛未晉陽于公來尹是
邦宣慈布和興利舉廢越明年正月慨所之圯壞而遂舉之一
瓦一木皆自節愛之餘多方鳩聚以應用凡五月而告成蓋自
官吏蒞事之所以及公私諸事罔不脩具噫嘻美哉所大使石
汝珮等欲勒之石而適以制去繼任劉奇謂茲舉終不可已也
遂率某等徵予言爲記予惟王者之治以懷諸侯柔遠人爲大
義而委積之厚送迎之勤儲蓄之脩黥閘之役率皆於公署乎
資之是故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
憂之而館如公寢庫廡繕脩車馬有所僕從有代子產深有取

於晉也乃于公以節餘財豐大客居當絡繹之通衢爲堂構之壯麗由是以齊肅各役應務公家舉無廢事所之修也君子謂之知務矣侯山西洪洞人諱應昌別號晉山嘉靖辛酉科鄉進士若協力勛則縣丞薛君廷珍山西芮城縣人典史傅君相浙江會稽縣人例得並書云

駐防官署舊無定址 國朝乾隆八年知縣趙開元奉文估值擇地建造

預脩倉在北小街明萬歷六年雨塌知縣余相重脩 國朝康熙三十三年撫都院顧汧復捐俸添設廩房二十間積貯益賴焉今名常平倉計廩四十間

李登瀛增建預脩倉碑記預脩倉者 國家所以廣積貯弘軫恤使旱潦不登之穀一邑之民仰給於縣官無逃亡逋竄流離

溝壑之虞德至渥也新雖大邑厥僅數楹而又傾欹過半登瀛
自下車以來雖稍爲葺理每嘆力薄不能增置而廊大之今

聖天子憂憫元元令大中下各邑定額蓄穀酌盈濟虛多方籌
畫使足以爲凶馘之備適遇大中丞顧公以密勿名臣秉鉞中
州百廢具舉念常平諸倉爲天下本根至計下令核實報聞又
念倉宇寥寥量地大小給資建造不煩公帑不累小民於是新
邑得添設二十楹凡捐輸之粟陳陳相因無寄頓僧廬驛館之
弊無胥役侵蝕之虞甚盛事也登瀛備員斯土敢不殫力經營
務俾完固是舉也用力省而成功速胥役不得因緣爲奸庶幾
仰副憲意於萬一後之君子念剏建之匪易時加整葺使 聖
天子憂憫元元至意與大中丞顧公爲天下本根之大計永垂
不朽則幸甚矣故樂得而銘諸石